

多莉去哪兒？

文■心甘 圖■取自網路



最近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新聞，報導一群加拿大僧侶，買下兩百七十公斤龍蝦到海邊放流。海風強勁，袈裟飄舉，僧侶們一個個捲起袖子，彎下腰，耐心除去綑綁龍蝦螯的繩子，盡可能貼近海面再將牠們放下。

回到地圖對角線上的台灣，電影《海底總動員2：多莉去哪兒？》打得火熱，主角多莉是一隻善良但健忘的藍倒吊魚，校外教學時，被紅魚們集體洄游的行為，喚起失落已久的記憶，開啓牠尋找家人的大洋旅程。

第二集新登場的角色章魚哥七條郎套著游泳圈，在捷運牆壁上對行人擠眉弄眼；電視台重播多莉第一集的好朋友小丑魚馬林，穿越太平洋尋找兒子尼莫的故事，賺人熱淚。

美國加州海岸的藍倒吊魚多莉要回家，加拿大諾森伯蘭海峽的龍蝦要回家，我手上的台灣小黃錫鯛魚也要回家。

在一個滿是雲霧，水氣氤氳的早晨，我和媽媽，揉著惺忪睡眼，騎在長長、

直直的路，到安平觀夕平台放流。天空灰得像鱗抹布，彷彿誰的大手一擽，雨水就會傾盆而下。

台南安平是沙岸，海岸和海水間沒有堤防，也沒有消波塊，我們不需要像加拿大的僧侶們開船出海，只需要排成人龍，讓隊伍末端的人往海中走幾公尺，就可以順著潮水，把成千上萬裝在水桶裡的小魚傳回海中。

黃錫鯛黑圓的小眼，看起來很是呆板，看不出牠們心裡想什麼，只能從動作揣摩牠們的心情。有的悠悠然在水裡靜立，像海星小桃忘了海裡的生活，安逸地留在桶中，完全不擔心未來的命運；有的使勁扭腰擺臀，想跳出桶子，濺得我滿袖水漬，像是無所不用其極想回到海中的神仙魚吉哥，或者已經有點發瘋的黃高鱗刺尾魚泡泡，只會喊著：「泡泡泡泡，我的泡泡。」

She just kept swimming...

小魚再見，小魚再見。

也許你們長大以後，還是會被抓起來吃掉，人們讚歎魚眼明目健康，愛你肉質鮮甜，他們那麼愛你，可是我聽了心酸。你的美鱗被刀片刮去，在陽光下反射出閃閃晶光。那痛，比指甲脫落更劇烈吧？你的腹部被刀子狠狠劃開，然後掏腎掏腸。那痛，比在醫院切除腫瘤的手術還可怕吧？誰幫你打麻醉藥？誰為你唱輓歌？更不用說紅燒、清蒸、燉湯、火烤等，一百種料理法，可比恐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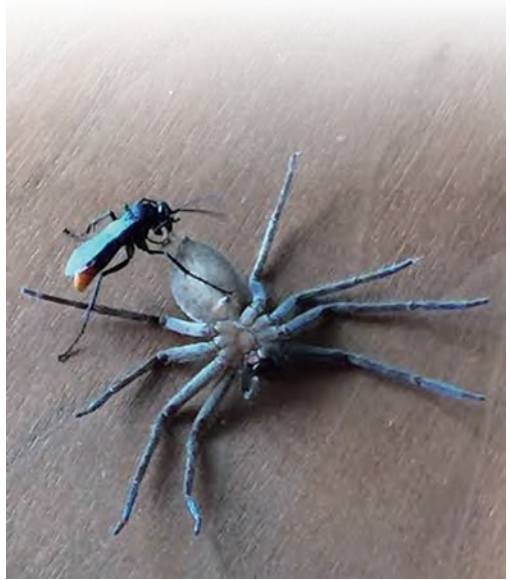
電影千奇百怪、花招百出的殺戮行為。

加拿大僧侶被記者訪問的時候說：「我們尊重每個人的飲食選擇，所以我們放生龍蝦不是為了把每個人變成蛋奶素者，或純素食者。我們的目的是要培養對其他生命的慈悲心。慈悲的對象不一定是龍蝦，慈悲的對象也可以是蚯蚓、蒼蠅，或者任何動物。」

小魚小魚，我不阻止任何人吃你；小魚小魚，我帶你回家，同時提醒自己尊重生命。

蛛蜂之爭

文·圖 ■ 綠堤



蜜蜂以毒針螫人、章魚噴射墨汁逃避敵殺、變色龍換裝迷惑獵捕者……動物遇到威脅時奇特的自保手法，對我而言只是生物課本裡的文字，直到今年的端午佳節。

最近利用端午假期到台東女兒家小聚。那是一個農莊，因為不施農藥化肥，所以生態相當豐富，一大早踏上草坪，就見許多昆蟲在腳下跳躍相迎。有天早餐過後，大夥閒聊間注意到有隻大蜘蛛和一隻小土蜂，相安無事地在紗窗上休息，突然間蜘蛛悄悄地一個箭步衝向小土蜂。我心想，小傢伙死定了，沒想到牠警覺性滿高的，倏地飛了起來，卻也被撩起了怒火，反過來飛撲到蜘蛛身上——只消一會兒功夫，大蜘蛛立刻從紗窗上「啪！」的一聲掉落地面——牠被小土蜂叮昏了。

出擊致勝的小土蜂立刻飛下來，用嘴啣著躺得四平八穩的大蜘蛛，一路拖行。這下我可開了眼界，一隻小土蜂居然可以輕而易舉地拖著大蜘蛛爬行一、兩公尺，而且行動迅速。這應該是牠雨

季裡一頓豐富的存糧吧？我好奇地跟了過去，看牠要把蜘蛛拖到哪兒，一方面也想這個蜘蛛也太沒用了吧，居然會敗給一隻小土蜂。

只見牠拖到窗邊，還越過鋁門檻，打算鑽進門框中的細縫。我想那根本拖不進去，就直接用衛生紙抓了出去，但當我將牠們抖落地上時，蜘蛛居然活了過來，弓著身子，緊縮成一團。原來牠並沒死，只是昏了過去，隔了一下子，我再去看，牠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看完這齣昆蟲戰鬥戲碼，我才體會到，原來這就是生物存活的本能，不是個子小就注定會輸，反之也不是個子大就一定贏。小土蜂遇到危難時，因為有毒針利器而占上風；蜘蛛雖大，但在被控制的當下，也只能任其擺布。女兒說蜘蛛會裝死，以換取活命機會，看來這是一場鬥智拚搏，各憑本事，誰是贏家，誰是輸家，真的無法預知，只能各顯本事，人際之間不也如此嗎？

生物課本裡的文字，蟲蟲世界的生存之道，另一種奇妙的見識！